

夢的奇像

海涅 著

卷之三



卷之三



像畫的夢

Chungking, 1944.

譯嘉李・著涅海

屋書典雅

夢的畫像

• H. HEIND 著

季 嘉 譯

出版者 雅典書屋

梓林楠家園三十三號之二

總經售 文化供應社

梓林村西路三十五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K 301

F4000

像 特・嶺 龜

波 新・刺 木

像 涅 海 刺 木 觀 音

諾 托 羅・國 華

龍 木 尙・對 樓

夢的靈魂

9

海涅論.....一

三版代序.....三

夢的畫像（四首）.....五

——年齋的悲哀——

歌（三首）.....四

羅曼舞曲（二首）.....五

給我的母親（三首）.....五

——十四行詩——

抒情間奏曲（二十四首）.....六

歸途（二十二首）.....六

海涅論【註一】

(HEINRICH HEINE, 1797—1856)

像海涅那樣地被許多、讚嘆，許多人非難的詩人實在罕見。而像海涅那樣地寫下了許多誰都愛好的詩篇的詩人也非常稀少，同時像他那樣地不容易被人理解到他的本質的詩人則更為稀少。許多的批評家，圍集在這猶太種的詩人的周圍，徒然從事於一方面的攻擊褒貶。像威克托爾·海因，貶謫他為模倣的才子，像巴爾描爾斯，施以極度的諷罵，這些雖然是屬於論外的，但是滲透海涅的本質，而能夠洞明他的獨特性的批評家却實在不多見。在德國人中間，最尊重海涅，最能理解海涅的人要算是尼采【註二】，這毫無疑問地是由於他們倆人本質上的某種類似點及共

成性所致。海涅與尼采是相當不同種類的人物，但是在多
耐性，矛盾性，以及思想的流動性上，却是相通的。他們
個人之所以容易被誤會，難於被理解的理由也即在此。
海涅的特質，從來是被解釋為由於他作為猶太人的民
族性。但是海爾貝爾脫·奧倫貝爾則企圖把他作為萊因蘭
人（Rheinländer）而予以說明。他認為海涅的對流俗的厭
惡，近於滑稽的恐怖，對於自己的眼淚的羞恥等皆是日杜
塞爾特爾夫（Düsseldorfer）萊因河畔海涅生長的城市（來
的）而不是由巴力斯出來的。海涅的對法蘭西的偏愛，對普
魯士的厭惡也都是萊因蘭人的特色。奧倫貝爾認為萊因蘭
由於幾百年來的直接的接觸已經成為半法蘭西人了。這也
可以說是一個新的看法；但是我却以為把海涅作為一個獨
立的個體才看更恰當。他是猶太人，同時也是萊因蘭人，
但是首先他必是海涅他自己，海涅自己曾經說過：「世

界上戲謔與真誠，惡與善，熱與冷奇妙地結合着在一起，所以遂有使人難以判斷的心。」這句話正恰當於海涅自己。德國人原來就是非常忠厚的民族。嚴肅，沈思與內性是它的特色。說話好像不大負責任的海涅，動輒喜歡揶揄，愛好戲謔的海涅，他在德國之所以老是有着激烈的反對者，當然也是自然的趨勢了。但是因此而斷定海涅爲不真誠與輕浮，則究竟是還沒有知道海涅的另一方面。他本來就不是像萊奧柏提、雪萊「註三」等那樣深遠的世界觀的詩人。但是他在寄託他痛切的情感的晚年的詩篇中，却作爲厭世（Weltschmerz）的詩人，而到達着雪萊、萊奧柏提的高調。足以和他送給他最終的戀人——被稱作「浪蕩者」（Mouche）的愛利賽·克利尼茲的「受難之死」的三十七篇長詩的高調相比擬的作品倒還不多見。歌唱希臘精神（Hellenism）與猶太精神（Hebraism）的永久的

【爭的這一部哲學的，象徵的龐大的詩篇，可以說是海涅的「天鵝之歌」(Swan Song) 同時也是他的一代傑作。

在我們這裏，海涅是特別遭受着不可思議的命運。二十年來，雖然曾經有些詩人們作過零星的介紹，但是依然被作為戀愛詩人與感傷詩人，由於它的片面觀而被通俗地愛好，並且受着不當的輕視。但是在最近幾年來，他與馬克斯的交遊時常被提到，甚至被推為普羅詩人，馬克斯主義詩人。海涅之在新的眼光下重新被估價的日子終於到來，這是值得歡喜的。但是我們仍舊必須容忍海涅的一切矛盾性與複雜性，而全面地來接受他。否則，還是會很容易地把海涅重新投入其他的誤解的波濤中的。

海涅是追尋着法國「七月革命」【註四】的怒潮，而悲痛着他自己祖國的沒落的一八三〇年代的詩人。現在我們迎逢百餘年後法國的七月革命的紀念日，遙望歐洲混沌

陰沈的天空，悲悼着法國與德國的悲慘而黑暗的命運，重新估計作爲社會詩人、革命詩人的海涅的真面目，實在令人發生無限感懷，同時又是極有意義的事。七月革命把海涅引向巴黎。當時在海爾哥蘭島渡着孤獨的生活的海涅驚醒於這從巴黎來的飛報中。他呼喊：「民衆！三色旗！馬賽！……我安息的渴望消失了。我是革命之子。給我鮮花，鮮花！我爲了死戰，用花環裝飾我的頭。給我用來歌唱戰歌的豎琴！……我全身都是歡喜，都是歌唱！我全身都是劍，都是火焰！」作爲一個戰士的海涅的生活是從這時候開始的；而任意的浪游生活和祖國的保守主義者的生涯從此告一結束。「向巴黎！向巴黎！」這在他看來是唯一的出路。一八三一年五月一日，他在斯脫勞斯堡（Straßburg）踏進法蘭西的土地，過了兩天，他抵達了巴黎。

當時海涅在德國的狀態好像被封塞在沒有出口的袋中

似地無路可走。他離開大學，從事經商而告失敗，和他伯父沙羅門、海涅的兩位女兒，亞瑪麗與梯麗素相繼失戀，旅行英國和意大利，遭逢父喪，那時候，他作慕尼黑大學教授的志望完全挫折，而一身出路又不知所從。他已經刊行了他的「詩集」(Gedichte, 1821)而成名，「歌之書」(Buch der Lieder, 1827)又帶給他更廣泛的聲名，散文方面，他繼「哈爾茲紀行」(Harzreise)後復刊行了「旅行畫師」(Reisebilder)，作為清新的散文家與政論家而引起了一世的注目，但是德意志却以望息而沉悶的空氣壓迫着他。他在「意大利紀行」(Italien)中與波拉丁的危險的論爭使中立的人士們也變成了他的仇敵，並且使他的忠實的朋友們也為之愁眉不安。他作為一個猶太人，作為一個自由思想家，痛切地感到對貴族與僧侶們的敵意。在德意志獲得確實的地位，在他看來，已經是絕望的事了。

這時候，作為革命收穫者的，他所崇拜着的拿破崙的國家——自由的祖國法國西邊以微笑而招引着他，這實在是我們很容易理解的。

海涅曾經向黑格爾【註五】學習。但是在他看來，黑格爾的哲學未免過於難懂。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說海涅曾親自對他說過他並不理解黑格爾的哲學，但是他却時常確信黑格爾的學說是形成時代精神的頂點的。有一段關於海涅和黑格爾的逸話。海涅在柏林遊學中，有一天晚上去拜訪黑格爾。在等待主人翁的研究告一段落的時間，他從打開了的窗口眺望着星空而浸沉在冥想中。突然間，他覺到有一支手攔在他的肩頭，同時聽到下面的^德一句話：「你瞧，那並不是星星，那是人類放上去的某種東西呀！」他回過頭來，看到站在那兒的正是黑格爾。在這一瞬間，雖然他不能十分理解到黑格爾的學說

但是他深信在這人物的內心中，正鼓勵着世界的服膺。海涅自己在他的「懷悔錄」(Geständnisse)中是這樣地說着的：「與黑格爾關於星星的對話雖然和這小有差異，但是由於這段逸話，我們可以知道海涅也與馬克斯，拉薩爾同樣地對於由他的左派發展而為馬克斯主義的黑格爾的哲學是抱着很大的敬意的。因此，恩格斯也曾經這樣說：「黑格爾體系……政治與自由主義者都不能認識的這哲學，至少有一個人認出了，這人就是海涅。」（見「費爾巴哈論」）但是對於海涅的思想賦與最大的影響的倒並不是黑格爾，而是聖西門(Saint-Simon)。【註六】

給作為社會思想家的海涅以決定的影響的是聖西門主義。海涅到巴黎的當時，聖西門主義正到達着它的頂點。他與那一派的領導者安方坦交往，愈遭受他們的迫害，愈對他們抱有同感。但是他對聖西門主義的重要部份，經

濟組織方面却並不能寄與多大的興趣。僅僅吸引他的是那社會組織的方面——打破貴族與教會的特權，而尊敬精神的貴族的一點，這是解決存在於他內部的民主的傾向與貴族的藝術家本能兩者間的矛盾的。一方面是高唱民衆的權利的民主主義者，一方面又是天才崇拜者的個人主義者——海涅在這裏纔找出了他的適當的說教。尤其是聖西門關於以「新基督教」來宣說宗教與道德的更新的大胆的論說最魅惑住他。聖西門認為到達永生的唯一的方法是在現世界內爲全人類的幸福而勞動，而提倡着除去社會組織的缺陷，建設地上的天國的人道教的新宗教，這實在是一種汎神論，統一基督教所分離的事物，回復幾百年來被蔑視的肉體的名譽，而開展成以肉體解放及婦女解放爲目的的學說。在傾向於希臘精神的海涅，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福音。他終於在這裏夢到了靈肉合致的第三帝國。有人把

海涅看作爲尼采與易卜生的先驅者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但是聖西門主義碰到現實的岩壁終於不得不破滅了。

海涅的後輩馬克斯，拉薩爾遂領導着新的時代，而立於社會主義的陣頭。關於海涅和馬克斯的交遊曾經留下許多美麗的逸話。馬克斯是海涅的最大的崇拜者，極力地讚美他的作品，甚至還寬容他的政治的弱點。在「資本論」的脚註上擲檢員薩姆〔註七〕的時候，寫着「要是我有我的朋友海涅的勇氣……」等等，這實在是有很好的證明。海涅在著作中特別提到馬克斯的名字的地方却僅只一二處，從上面的一些記述看來，我們不能夠說海涅是曾經在思想上受過馬克斯的感化的。但是他的傑作敘事詩「德意志，冬天的童話」(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却可以看作說。在傾向於希臘精神的海涅，這實在不能充斯自己還並福音。他終於在這裏夢到了靈肉合致的第三個廉閔主義

者，但是還沒有抱有國際建設的想頭。在個人方面，海涅與拉薩爾的關係倒是比較密切的。拉薩爾的姊姊是海涅的愛讀者，所以海涅得以與她的丈夫菲特蘭特三往，後來爲投機事業所誘惑，甚至與他引起財政上的糾葛，而那時的海涅正是紅顏少年的時代。但是海涅已經認識了拉薩爾，他對拉薩爾光榮的前途的預見是極有名的傳說。但是與這些日後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倡導者與社會民主黨的創設者相較，海涅當時所重視的人士倒是傅利葉、與蒲魯東【註八】。尤其是他對蒲魯東的不同凡比的敬意我們可以從馬斯南爾的記事看出來。馬斯南爾又稱海涅是不相信任何國家形態的，老早認爲它的經濟的否定是唯一的解決方法與未來的準備，並且希望無論怎樣，有什麼事物崩壞，能夠隨到它巨大的跌宕的聲聲與目擊那巨大的廢墟。晚年的海涅，虛無主義的傾向甚爲顯著，而在社會思想上，